

□舒平

“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。日月盈昃，星辰列张。寒来暑往，秋收冬藏。闰余成岁，律吕调阳……”最近在读《千字文》，虽然是囫圇吞枣地读，也深觉古人顺应天地自然的智慧。在济南，一早一晚的温差已经很大，但天气晴朗的日子，太阳暖融融地照耀在大地上，一座城的老人、孩子、花喜鹊灰喜鹊和麻雀，都怡然自得地晒着太阳，真是美好的时刻。

下午三四点钟，我去千佛山散步，时常能看见三五成群的老人，坐在太阳底下，眯着眼睛，很享受地晒着太阳，也时常听见他们闲聊，“太阳真是一个好东西”，又或者，“某一家的馒头好吃，有馒头香味。”一阵北风吹来，头顶的梧桐树碎金一样的树叶，光彩熠熠，婆娑多姿，侧耳听，仿佛是小铃铛一样沙沙沙细碎地响，树梢上有鸟巢，黑白相间的花喜鹊在高的树枝上飞来飞去，一副神气活现的模样。

网络上流行一个词，“黄金20年”，说的是，孩子长大了，本人身体很健康，经济独立，没有压力的退休后的20年。想想，还真是这样。身边有一位朋友娇艳，两年前刚退休，常常和她老公一起开着越野车，带着一条拉布拉多犬，到处旅行，闲云野鹤一样自由自在。再过几天，赶在供暖季来临，两口子又要像候鸟一样飞到云南大理过冬，租一家民宿，住一个冬天，到来年春天，大理的茶花开到茶廊，再回济南。

我常常羡慕她，也常常焦躁于自己“夹心饼干”一样的身份，上有老，下有小，被束缚得动弹不得。我的另一位朋友瑞惠，比我更辛苦，这大半年，她七十多岁的老母亲一直住院，孩子却正是最紧张忙碌的高中生涯，需要她一刻不能松懈地看护与陪伴，她的“黄金20年”好像遥遥无期。但每次与她通电话，她总是爽朗地笑，“人这一生不就是这样吗？”

好像是，普通的人，普通的人生，不就是这样。肩上挑着沉甸甸的担子，还要笑容满面，自己给自己加油。又觉得不甘心，总想另辟蹊径，走一条看得见风景的路，不那么沉重，不那么辛苦。所谓“黄金20年”，如果细分析，未必就只是某一部分人的金色时光。

首先是身体的健康。除去遗传等不可控的因素，人到中老年身体出毛病，很多时候是吃出来的。瑞惠的老母亲做饭菜一贯重油重盐，之前在老家，人多，做惯了大锅饭，肉也好，菜也好，粥也好，没有一顿不吃剩饭剩菜。买菜也是，老两口



## 黄金之日

骑着一辆电动三轮车去集市，一买一大堆。院子里，萝卜都长萝卜缨子了，土豆也发芽了，地瓜也开花了，肉冻得能把狗腿打折，坏了的，过期了的，变质的了，又不舍得扔，继续剩，继续吃。

我租住的房子在千佛山脚下，附近的超市，鸡蛋、豆角、油菜、蘑菇、小西红柿等等都是一兜一兜地卖，量太大，却不拆散卖，尤其是蘑菇小西红柿，总是吃一半坏一半，豆腐也是，切一大块，一顿根本吃不完，剩下的多半倒掉，很浪费。如果全吃完，常常会吃到撑。我不得不一次次和店员提意见，不要一次装那么多菜，卖菜的大姐总是哈哈笑：“不多不多，炒熟了没多少。”

去餐厅吃饭也是，我请南方来的朋友吃饭，点的菜并不多，他们还是常常惊呼山东人太豪爽，餐盘大，菜量足，吃到肚皮滚圆也还剩许多。我怀疑，北方人块

头大，胖子多，是不是和他们饭量大有关系？其实，一个人每天需要的卡路里，换成食物真没多少。中老年人代谢慢，摄入太多食物，消耗不了，反倒增加了身体负担。不如，吃少一点，吃好一点，既不浪费，也更有助于健康。管住嘴，也是管住自己的健康。

另一个是经济独立。多少算独立，也因人而异，我们所追求的无外乎是更多更好。苏东坡《前赤壁赋》有一段名句：“惟江上之清风，与山间之明月，耳得之而为声，目遇之而成色，取之无禁，用之不竭。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，而吾与子之所共适。”天地之间的美景，不花一分钱，就尽可以饱览，与金钱多少反倒没有多大关系。天气晴好，我常常沿着泉城广场边的护城河，一路走到大明湖，沿途泉水清澈如练，游鱼与游人皆怡然自得。有时候在汇波泉、胤嗣泉旁边玩一会儿，有时候对着金虎泉、一虎泉、琵琶泉发一会儿呆，走到黑虎泉、白石泉那边，游人如织，那种对着欢腾喷涌的泉水油然而生的喜悦，不由自主地会感染彼此，让人忍不住咧嘴一笑。

许多人在黑虎泉打泉水，哗啦啦流淌的泉水也是不要钱的。坐在泉边晒着太阳，懒洋洋的，舒舒服服的，也是不花一分钱。有才华横溢的老人，在泉水边吹奏一曲又一曲悠扬的长笛，任你听多少遍，也是不收一分钱的。诗人路也有一本诗集，名字就叫《泉边》，“满城的泉池，它们在光芒中，大声说着光芒。”在泉水边，走一整天，都不会觉得累，因为一颗心对着泉水，总是心满意足。

至于孩子，越早放手，他们就越早学会独立。未来的日子里，孩子们不“啃老”，我们也不“啃小”，彼此依恋，又各自独立。生活的压力，就像空气中的尘埃一样不可避免。倘若以上几点都迎刃而解，那么，谁都会有稳稳的“黄金20年”可期待。转念一想，身体好，心情好，经济独立，哪一天不是“黄金之日”？

夏天的时候，烈日炎炎，我去莒县采风，新认识了一位年轻的姑娘，她说：“我知道自己不算太漂亮，但也不丑；不是太聪明，但也不笨；我没有多少钱，但也不穷；一切都刚刚好。”有这样的心态，再普通的日子，也会被过得如花似锦，更不需要多操心。

当然，人类最擅长给自己画地为牢，衣食无忧，照样有没完没了的烦恼。我念兹在兹的，也只是想挣脱世俗的牢笼，在隆冬来临之季，晒着太阳，呼吸着新鲜的空气，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了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)

【局域网】

## 菜场小贩的手

□朱月林

这个菜场是露天的，在一道狭长的小巷子内，有很多农民来摆摊，售卖自家出产的土特产，因为新鲜便宜，所以深得周围居民的青睐。

一时间，这里成了小城最旺盛的人间烟火之所在。在这里谋生的菜场小贩，都有一双平凡、粗糙、丑陋却又神奇的手，他们挥洒着辛勤的汗水，聚拢着充满希望的日常。

那些做面点的摊主，他们的手就是魔术师的手。你看，那做花卷的师傅双手似乎有魔力，面团在他手里随意揉搓、拉伸，不一会儿便变得柔软、光滑、筋道。摊开长长的面皮，随手抹上一层油，天女散花般撒下一阵葱花，随手卷呀卷，手起刀落，一样大小的花卷就排列在了案板上。笼屉里，饱受热气蒸腾的花卷，变成一个个白胖胖的小娃娃，身上的裙摆镶着一道道翠色，煞是可爱。小小的糯米粉团被一双手不停地揉搓，搥点糖拌芝麻碎在里面，外面裹上芝麻粒，在热热的油锅里翻滚着，没多久就像气球一般，变大了，吹胀了，又香又脆又糯的麻团儿出锅了。这些手油亮的，既有力又灵巧。

那些菜贩的手也是神奇的。一摞摆蛋被码得整整齐齐，有洋鸡蛋、土鸡蛋、鸭蛋，还有咸鸭蛋、松花蛋，都被码成小山一样。那一筐筐的青菜苗洗得干干净净，被摆成一圈儿又一圈儿，层层叠叠，好像绿色的花环，鲜嫩可爱。还有那一把把韭菜、一捆捆菠菜、一堆堆萝卜都被有序地摆在摊位上。有时挑剔的主妇会挑挑拣拣，把本来摆得错落有致的蔬菜弄得七零八落，小贩的手一刻不得闲，会迅速把它们恢复原样。这样的手是干燥的，黑色泥土的痕迹深入指甲缝，关节间，一圈又一圈，像大地赠予的指环。

我对他们感到由衷的佩服，看到这样的手，内心又会涌起一丝心疼、怜惜。

卖净菜海产的摊主一刻也不闲着，她的手里握着几个乌贼，不停地剥着、抠着，将乌贼的内脏、眼睛清除掉，水从她指缝间流了下来。她的手指关节肿大，指头的皮肤发白，似乎褪了好几层，毛毛糙糙的。这是在冰水、冷水、温水里经年累月浸泡后的结果。卖鱼小贩的手非常灵活，顺手捞起两条鱼，称重、刮鳞、剖肚，瞬间就将鱼杀好。虽然有橡胶手套护着，可当他把手套脱下来，那手也是肿胀发白，甚至还有很多划伤的痕迹。肉摊摊主的手油腻，挂着丝丝缕缕的刀伤，经常用创可贴裹着。杀鸡宰鸭摊主的手则是被热水泡得发白，沾染的是鸡鸭的腥臭味。

菜场中也偶有爱漂亮的，显示着富裕的手，譬如卖调味品的摊主是个做了美甲的妇女，那双手纤细白嫩，指甲尖尖长长的，镶嵌着水钻。卖日杂用品的老板手上戴着一枚大金戒指，黄灿灿的……

这些小贩的手，支撑起无数家庭热气腾腾的生活，也让自家的生活日渐丰盈。

这些菜场小贩，或许每天都要早起晚睡，穿梭于还在沉睡的城市之中，辛苦而忙碌。但当我在菜场里与他们邂逅时，他们总是精神抖擞，热情招呼，卖力吆喝，手上重复着最寻常而单调的工作，脸上洋溢的是对生活的希冀和满足。

(本文作者职业为教师)

投稿邮箱:qlwbxyd@sina.com

【四季零墨】

## “戏匣子”里的人生

□魏益君

从我记事起，父亲得空就会拎着个“戏匣子”听戏，一边陶醉地听，一边随着悠长的节奏哼唱。

父亲年轻时在村里的宣传队唱过戏，扮演的小生相貌俊美，在十里八乡被人称道，这令父亲多少年引以为荣。

后来宣传队解散，父亲依然迷恋戏曲，在村里第一个买了台“戏匣子”，天天调到戏曲波段听戏。晚上，只要父亲到村头的大槐树下打开“戏匣子”，就会聚拢来一大群人。他们羡慕地围坐在父亲身旁，随着那悠扬的唱段，进入忘我状态。

父亲爱听的戏很多，剧种也不少，像京剧、豫剧、吕剧、评戏、柳琴戏、黄梅戏都爱听。父亲原本最爱听古装戏，后来，豫剧《朝阳沟》风靡全国，父亲的“戏匣子”里就整天是银环和栓宝的唱腔。父亲早起听，晚上听，就连下地干活，地

头也放着“戏匣子”。小憩时，有人走过来和父亲一起边听戏，边喝茶吸烟，好不自在。

多少年里，父亲总是曲不离口，悠悠乐哉，也无病无灾，在村里是出了名的乐天派、逍遥派。

后来，录音机代替了收音机，父亲赶时髦，又是在村里第一个买了录音机。这回好了，想听什么就买什么带子，不用再像以前那样调波段，赶上什么听什么了。父亲抱着录音机在村头的大槐树下一放，那宛转悠扬的黄梅调、余音绕梁的京腔就会响彻半个村子，引来众多乡亲喜滋滋地跟着陶醉。父亲依然是公众人物，这种感觉父亲很受用。

尽管父亲是个乐天派，但还是躺倒了。那年父亲患病，在市医院做了手术，第二天父亲清醒，虽然说话能力不行，却一个劲地用手比划，别人猜不出个所以然，就告诉医生，医生开了一针安定，但

父亲醒后依然不老实。我第三天赶到医院，一下子猜出了父亲的心思，赶紧回老家抱来那个“戏匣子”。果真，当父亲听到那熟悉的戏曲，一下子安静了，沉迷在一种陶醉里。

医生说，真奇怪，那个“戏匣子”成了一剂良药，让父亲的身体恢复得超乎常人。

多少年，父亲的“戏匣子”也随着时代在变，从最初的收音机到留声机，从当年的录音机到现在的随身听。现在的随身听真好，把父亲想听的戏下载下来，想什么时候听就什么时候听。

每天，看父亲打开随身听，摇头晃脑地沉醉在戏曲里，我就想，或许，这“戏匣子”已经成为父亲生命里的一部分，才使得父亲如许迷恋，如此钟情。因此也才有了生活的滋味，生活的乐趣和生命的依靠！

(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)